



土木之华

合肥方以学

科学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们的视野。在江上坐着小船,与在高速公路从车里看风景,风味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过去人们看九华山,主要是从江上看,并有大量的诗篇留世。而合铜黄高速公路通车已有十多年了。尽管只能从车窗匆匆一瞥,也足以让人心旌摇摇,但却没能看到什么诗文传播。自古名山僧占多。九华山今以佛教名显,但佛教也是借了九华灵秀之气显名。诗仙李白与地藏金乔觉基本是同时期到九华山的。江上名山传九子,九华名自青莲始。李白在青阳,宴酒赋诗,改九子山为九华山:“青阳县南九子山,山高数千丈,上有九峰如莲花,按图征名,无所依据。太史公南游,略而不书,事绝古老之口,复阙名贤之纪,虽灵仙往复而赋咏罕闻,予乃削其旧号,加以九华之目”。谓“妙有分二气,灵山开九华”。

诗仙游踪遍及皖南各地,他是怎么样上九华山的,难以证考。但他“昔在九江上,遥望九华峰,天河挂绿水,秀出九芙蓉”。分明表示他是从江上

睹九华“秀”之风韵的。过去从水路上九华应是最便捷,也最通用。所以后人,如王安石、苏东坡、文天祥等,都曾有水上游或船中瞻秀之作。但想李白遍游皖南,特别是曾“浩荡泾川游”,追访过仙人琴高和子明。青阳县的陵阳镇还入过他的诗。过去青弋江上游清溪河能够通行,他顺水路上访九华或下行桃花潭,都是可行可信的一条道路。

今日坐船旅游,变成了一个奢侈品。快捷的当然是汽车,然而高速公路上车行太快,适宜旅游方式的还是在县乡道上。从合铜黄高速公路的陵阳出口下,便到了九华山的后山了。

九华山脉,古称陵阳山区。富饶陵阳镇,风流谢家村,一直是南进徽州,北通长江的要津。走出陵阳镇,从陵阳经朱备再到蓉城镇,是沿九华山东南麓,也即九华山后山山脚行进的一条省道线。山川风物一览无余。扑面,九华山就如一块巨大的画屏,巍然矗立,高出云表,峰峦聚合,如一排高耸茂盛的大树,一字排开,峥嵘竞秀,各呈异样。真不知还有哪里,看九华有如此的贴近感了。芙蓉峰旁九子峰,峰顶再有小峰九,如儿童聚戏。天柱峰形如巨鳌,头颅高挺。众小山仙朝着巨鳌,忙着朝拜,也是惟妙惟肖。更妙的是,这一切山峦仿佛仍在成长,像树苗、像稻麦,竞相向上喷吐着秀芒。王安石状九华:楚越千万山,雄奇此山兼,盘根虽巨壮,其末乃修纤。不得不佩服其用字

精妙。真真把个“秀”字用活了。秀耸、秀逸、奇秀,能万分之一描述九华蔚然勃发之生态。

诸峰之下,天然形成道道幽谷。神龙谷,过去是徽商去九华进香的路,水流水境是最佳景色。将军谷,三国时代,将军多如牛毛,不得已在将军之上再设督军和大都督。周瑜的大都督衔就是这么来的。不知道什么将军,有幸在此成为一方神圣了。谷内横柯上蔽,疏条交映,间或有清冽泉水悬空飘下,如同甘霖。它们汇成若干细流,最后构成青通河的源头,进入长江。县里因保障用水,在山间筑了个坝,形成了一个湖泊。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还为它题写了名字“将军湖”。不在他在这里可找到了九华派的传人了。水湛蓝湛蓝,甚至有粘稠的感觉。天蓝如洗,水蓝如天。天水一色,任意上下。胸中风烟俱尽,浮躁的心情自然去除不少。林下谷中点缀的一个个黑白小村庄,像镶嵌在一片葱绿中。村民很少,游客转悠。远远看去,如同古画。“人性婉而从物,不竞不争,柔心而弱骨,不骄不忌,男女杂游不媒不聘,缘水而居,不耕不稼,土气温适不织不衣”。

江南一岳占青阳,多少神仙此中藏。皖南沿江一带,土地清旷,秀水长流,景色清丽。九华山当是典型代表,尤以九华后山为最。九华山前山,自古香火旺盛。据光绪《青阳县志》载,当年到九华山进香礼佛者,每日如蚁而

上,无冬无春,肩摩不绝于道。香火之盛,甲于天下。甚至地方官吏迎来送往,成为一大负担。后山之本色清静,在江湖上名头也不大,少赚了些银两,在当下金浪银潮中显得落寞了点,从旅游营销角度看,无论是九华山还是池州,其真正实力与市场潜力中间有个巨大的落差。但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起码一点,没有淹没青山绿水,值得肯定。

朝代更迭,人来人往,九华依旧在那里,依旧是蓬勃生长状。朝天的峰峦,仿佛是无数生灵、无数双手在承接,也仿佛在祈求着上天的恩泽。

夜宿杏花村。杜牧于唐朝会昌四年由黄州改任池州刺史。在池州两年,写了不少诗。其中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,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。脍炙人口,少长咸诵,遂成千古名句。杏花村现仍存黄公酒垆,古井香泉似酒,汲之不干。不远处是池州茶厂,其主要生产世界三大高香茶之一——祁门红茶。去年注册了“镶着金边的女王”品牌,希望能演绎别样风采。



我家的大侄女

长丰 秋词

我 12岁那年,家里发生了一件大喜事,大侄女出生了!在那个年代,即使缺吃少穿,全家人也掩藏不住增添人口的喜悦心情,尤其是我和妹妹,对小宝宝爱不释手。接下来就是给宝宝起名字。我绞尽脑汁,抵尽字眼,想给大侄女起个光彩的名字,可我那时肚子里实在没有什么货,又没有字典,就是有,我估计也不会查。后来我在家里墙上的一幅画上,看到一个短语“风景秀美”,于是我就得意地选出两个字来,起名曰“秀景”,也许是希望大侄女将来为家族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希望她的人生旅途一路风景秀丽。

几年后,大侄女能说会道,她聪明机灵,但调皮蛮横,简直就是个假小子。那时农村没有广播电视什么的,娱乐生活很贫乏,逢节日才可以有鼓书可听,有古戏可看。幼小的侄女聪明过人,看后总喜欢模仿表演,我常常把大人的褂子披在她身上当作戏袍,一会儿演老生,一会儿演老旦……总之,演什么像什么,全家人坐那里欣赏,时而笑得前仰后合,时而伸颈侧目微叹,而她却丝毫不受干扰,继续陶醉在她的角色里,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,于是我那时就叫她“金宝宝”,来表达我对大侄女的宠爱之心。

我上了初中以后,陪侄女玩的机会少了。可每到放假,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侄女接回老家,高高低低的小土路要步行十几里,我也欣然不厌,一路上说说笑笑,亲亲闹闹,其乐融融。一个假期,她会缠着我讲故事教唱歌,真是烦死了,厌死了,爱死了,乐死了……

转眼间,大侄女初中了,我那时已结婚生子,可还是和以前一样,每到放假,侄女必定收拾衣物到我家来度假。这时

的我已不再带她玩耍,而教育她专注读书,可她秉性不改,总是偷懒!最让我总是忘不掉的是,她总是带着我家女儿出去疯,一次,她偷偷骑自行车带我女儿出去逞能,女儿从车上一头栽在水泥路上,顿时头上冒个鸡蛋大包,我的心呀,疼死了!就这样,我也没舍得打她一巴掌!

中学几年,虽说她不勤奋不刻苦,可也凭借小聪明考上了大学。毕业后很快考上了公务员,我们姑侄同在一个县城上班,大街小巷里无不留下我们的身影,哪家衣服潮,哪家鞋子贵,哪家皮包靓,我们了如指掌。小吃铺飞扬着我们欢声笑语。时而谈天,时而论地,时而说家,时而评国。女大当嫁,眼看大侄女结婚了,可她稚气未改,骄傲任性,唯我独尊,我没少批评她,“长大了,要学会宽容,学会关爱他人”。她倒是没有屈我面子,从不回嘴,连声诺诺。前几年由于工作调动,我离开了县城,以后我们各自奔忙在工作家庭之中。

就在前几天,我闲得无聊,走进大侄女的空间,无意中读了大侄女的几篇文章,再次走进她的心灵,我惊诧,变了!变了!简直刮目相看!她的内心色彩是那么的斑斓,对生活的体验是那么的深刻,情感思绪是那么的细腻。我骄傲,岁月已把往日那个任性骄横的黄毛丫头打造为成熟端庄的熟女啦!如今的她,无论在家庭上还是在工作上,都处理得利索停当,大侄女在不断完善进步着。我更骄傲,工作上风风火火的她竟然在闲暇时静下心来写写心得体会。

当下物欲横流,侄女还能有这份淡泊的心态欣赏生活之美,说明她已领略到了生活的真谛,这一点,让我欣慰不已!



拐枣

肥西 张建春

写下拐枣二字,我心中发笑不止,我记起一个人,他的绰号叫拐枣,

郭子里的人都这般地叫,百喊百应。拐枣不是好名字,郭子人喜欢以植物为人命名,月季美,楝子苦,拐枣就意味深长了。拐枣有好名字:顺长,父亲起的,顺顺溜溜长,顺长却不争气,长“囚”了,拐枣样,七扭八屈的,看着滑稽。日子苦,顺长的模样对不起父母,却对得起观众。郭子人说到顺长,两句话开始:头像枣核,人长拐枣样。时间一久,顺长没人喊,代之为拐枣。

郭子里的人整天忙着干活糊口,对人的模样不讲究,却要有把子力气,使牛打耙,割稻挑担,没把力气,田里的泥巴变不成粮食。皱皱巴巴的顺长,手不能提肩不能挑,二十多岁的人了,还和十来岁的孩子般,整个身子打不开来。顺长父母愁,想着法子催催,顺长就那样,不长不团,如一坨死面,再大的火也蒸不出发泡的馍馍。顺长自身不觉得,也不见闲着,不分黑夜在郭子里拐来拐去,杳音杳杳地钻,热闹事少不了,悲哀事也有他。拐枣不讨人厌,不偷不摸,说话轻声细语,走路猫样蹑手蹑脚,风般荡来荡去。有一年郭子来了玩“大把戏”的团队,看上了拐枣,要把拐枣带走了,拐枣的父母高兴,拐枣却坚决不同意,他的理由简单,大把戏都是假的,糊弄人,比如某个变戏法、某一个红刀子进白刀子出,全是假的,吓得玩大把戏的人拿眼睛剜,拿手堵他嘴。临了丢下句话:顺长人拐枣,心不拐枣,灵着呢。

实际上拐枣不愿离开郭子的原因,是为瞎三爷。瞎三爷和拐枣亲,他看不到拐枣的模样,嘴中喊的也是顺长、顺长的。瞎三爷无眼,顺长就是他的眼,瞎

三爷无路,拐枣就是他的拐杖。拐枣力气小,一小桶水还是拎得动的,瞎三爷的水他包着,灶间的草也是拐枣抱。拐枣的父母心疼孩子,看一老一小两个可怜人在一起,不反对,甚至还有把拐枣过继给瞎三爷的念头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拐枣和瞎三爷整天在一起,有时晚上就住在瞎三爷的破屋里,但从没在瞎三爷家吃过饭,常在饭点时,听顺长的母亲抖着嗓子喊:顺长,拐枣,来家吃饭了。

瞎三爷死,拐枣嗷嗷叫地哭,第一次亮出嗓门,也惊天动地。摔了老盆,葬了瞎三爷,拐枣窝在了坟前不回家,有说三天三夜,有说一个星期,反正正是一些夜晚,野地惨惨的哭叫,如猫头鹰闹夜。也就是在这不久,拐枣样的顺长开始舒展起身体来,关节伸展,个头长高,尽管和常人比皱皱巴巴,但终有了男子汉特征。

拐枣突然变了个人,家里家外的忙乎,正好是分田到户的日子,他不种水稻、麦子,专种蔬菜,父母亲听他的,赚了大把的钱。之后又租别家的地,兴树苗,绿色将郭子里的田布满了。有人问过顺长,哪学来的本事?顺长不瞒,瞎眼三爷。三爷年轻时走南闯北,双目失明才归了故里。顺长的林子中有一片是拐枣,拐枣树高,春天开黄黄的花,秋天果实熟了,整枝脱落,地上一层,好甜。顺长爱去这林子,对着原野调侃:拐枣种拐枣,谁比谁拐?顺长不缺钱,把大把的钱捐给学校,说是设个奖:行路奖。年年给钱,年年让一些孩子把路走稳了。

拐枣多籽,撒地上就生,就成林。顺长一个人,守着父母,顺顺溜溜的长。拐枣,不是枣,又叫万寿果、鸡爪连、金钩梨……别名一串,都有趣味,果实甜,多浆,可解酒也可酿酒。